

# 韓素音的情與愛： 讀《瑰寶》和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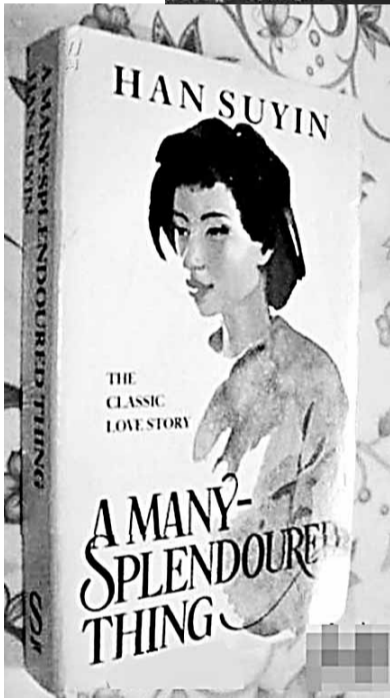
11月2日，女作家韓素音在瑞士寓所逝世，享年95歲。一直以來，中西文壇對她都有截然不同的評價。外國讀者較早接觸她的作品，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英國婦女曾一度把她的小說作為隨身攜帶的流行讀物，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讀畢她的首部小說《目的地：重慶》（Destination Chungking）後更稱「花一小時閱讀她的小說所獲得對中國的認識，比在那兒住上幾年還要多」，他們都視韓素音小說為了解中國國情的一個重要入口，卻無法認同她後來在傳記中對中國領導人以至文革種種「歌功頌德」的文字。內地讀者則普遍讚揚韓素音是個情繫黨國的海外作家，然而撇開政治相關的論述，國內文學研究者對其作品依然興趣缺缺，未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文：陳飛

無論站於中國或西方立場，讀者似乎都無法擺脫一個被政治化了的韓素音，當然所謂「政治化」未必不是作家個人創作理念的實質體現，只不過我們更樂意相信，在這個長年游走於不同國家的著名女作家的寫作世界裡，實有着其他更內在的關懷，例如她的愛情，以及自身一路走來所歷經的風霜。

韓素音原名周光瑚（Rosalie Elisabeth Kuanghu Chow），1916年出生於河南信陽，父親為中國人，母親則出身自比利時貴族家庭，混血的家庭背景使她從小就受到中西文化的洗禮，並在修道院學校奠下良好的英語基礎。不過，韓素音並非一心以寫作作為職志，少年時代的她更傾向學醫從醫，為了實現這個夢想，她1933年考進燕京大學醫學預科，兩年後又赴比利時布魯塞爾學醫。直至1948年，她終於在英國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爾後到香港正式從醫，並在一個宴會場合邂逅英國記者馬克·艾略特（Mark Eliot），二人一見鍾情，而這終究未能開花結果的戀情亦成為了韓素音經典之作《瑰寶》（A Many-Splendoured Thing）的寫作藍本。

事實上，在發表《瑰寶》之前，韓素音早在1938年完成人生首部小說作品《目的地：重慶》。儘管《目的地：重慶》聲名遠不及十多年後推出的《瑰寶》，但這部處女作亦已透露出韓素音以後的創作路數：其一是她喜以第一身角度進行敘述，因此她的小說亦多被視為「自傳體式」的作品；其二是她的作品大多聚焦於中國的歷史與平民的生活現狀，這也是羅素向有志認識中國國情人士推薦韓素音作品的主要原因。《瑰寶》同樣是展示了此兩大元素的作品。1949年，韓素音帶同女兒榮梅到香港生活，在瑪麗醫院任職助理醫生，正式開展新的生活。不久之後，她在宴會上結識了當時在報社工作的伊恩·莫里森。伊恩因工作緣故曾踏足中國內地不少



韓素音的《瑰寶》



韓素音（右）與巴金（中）

地方，他對中國文化認識與愛好深深吸引着同樣熱愛國家文化的韓素音。兩人相知相交，甚至到了結婚階段，然而隨着伊恩1950年於朝鮮陣亡，他們的感情終落得無疾而終的下場，而韓素音卻因此寫就了《瑰寶》一書：

「雖然我知道他已去世了，但這種延期的、他還活着的假象使他的死變得虛幻了。最重要的是這個現實，我手裡拿着他的筆跡，他寫的字，他怎麼可能死了呢？信一封接一封到來，一直延續了三個星期，從信上的期，我知道那是最後一封。最後一封信到後，我知道不會有他的信了，於是我在打字機前，捲上一張紙，開始寫我的《瑰寶》。」

## 超越政治的寫作

欣賞《瑰寶》的讀者或都會讀過這篇收錄在韓素音自傳《吾宅雙門》中的文章（此篇後來成為了《瑰寶》中文版序），文章詳細記錄了韓素音對已逝情人的愛與不捨，以及作家如何把百般感受轉化成小說的成因。由此進入《瑰寶》的小說世界，可發現字裡行間其實充滿着韓素音真摯情感表述，例如主角韓素音首次會面結束時對馬克的凝視和愛念的萌生，「黎明中星星仍隱約可見，在機場伊恩又一次轉身朝我一笑，爽朗、有點羞怯又令人傷心的微笑」。後來跟馬克相處日久，卻又不禁因自身的往事而產生心理掙扎，「別忘了我是個寡婦。你也知道，在中國我這樣的女人是不應該再嫁的。況且我

也看不出我有什麼事情離了另一個人就不行。我已經超越了誘惑。我大笑，『因為我的心已經死了。』在往後的章節中，讀者其實不難發覺韓素音對愛情愈益強烈的求索，包括韓素音如何掙脫中國傳統禮教的藩籬，以寡婦身份深愛着一個已有家室的男子，以至再後來敘述分離前夕最後一段激烈相愛的時光，都可得見作家把內心最深層的情感都盡付其毫不矯飾的文字中。

經過《瑰寶》的解讀，或可對歷來論者一種幾近「倒模式」的評價思路一一反思。的確，韓素音在1960年代開展了一連串明顯「左傾」的寫作計劃，包括在文革期間多次訪問中國，推出了一批關於中國領導人的傳奇和訪談錄，如《周恩來與他的世紀》和《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等，這些書籍都使她從此與推崇共黨、政治宣傳等字樣扯上不可分割的關係；亦因為以上著作的出版，中西讀者在往後的日子都把焦點放在其作品與政治論述相關的部分，卻無法從更宏觀的視野看待她作品中的自傳與寫實特性。

從《瑰寶》可見，韓素音既如以往論者所言以書寫中國為主，但同時也以書寫個人內在情感為大前提。時代的亂相成就了世俗的愛情，容易令人聯想到張愛玲的《傾城之戀》，但韓素音畢竟不為表達壇師姐的蒼涼與世故，她更關注現實生活／命運的呈現，亦即她終究得不到的愛情，已是在當下所能觸到最華麗閃爍的瑰寶了。爾後她創作的幾部小說，如五十年代後期的《餐風飲露》、《青山青》（The Mountain Is Young），以至八九十年代的《A Share Of Loving》和《Wind In My Sleeve》（暫無中譯），韓素音都把異國情愛主題與她的中國情結在小說中緊緊結合一起，構成一種專屬她的、橫跨不同邊界、牽涉政治、歷史、愛情、人生等不同題材的寫作模式。而在伊人香魂已逝的今天，就討論韓素音如此特異的文學創作，好應擺脫徒為政治的論述框框，重新審視作家現實追求下的個人關懷與情感考慮。

## N城記：北京/萊比錫 文：白金 好書年度推介

又到一年終結時，各類盤點紛紛出爐，「年度十大」自是題中應有之義，而年度好書推介尤為愛書人所關注。

與以前好書評選寥落晨星相比，這些年隨着書業的興旺，特別是新（自）媒體的推波助瀾，各種好書評選此起彼伏。不但有年度十大，還有月度十大、季度十大、半年十大……甚至，有些評選已經將榜單細分到文學類、社科類、財經類、生活類或者非虛構類、虛構類作品。每到周末，騰訊、鳳凰、搜狐等大門戶網站讀書頻道，當然也包括各大出版社紛紛開辦新書推介講座，已成京城一景。

書業興衰乃社會思潮、國家脈動活躍與否的晴雨計。誠如萬聖書園創辦人、書評人劉蘇里所言，春江水暖書先知，國民種種的現實心理、激情、期望、欲求……在圖書售賣市場上會留下深深的刻度。那麼，2012年的書業究竟留下了什麼痕跡？

今年動作最快的當屬《看歷史》雜誌發起的「國家記憶·致敬歷史記錄者」評選，這一盤點今年已是第三屆。評委由知名學者、媒體人組成，結合網友投票，專對從事記錄、保存、挖掘歷史真相的各種努力致以敬意。今年的榜單在11月18日晚正式公佈，作家野夫憑藉今年新書《鄉關何處：故鄉、故人、故事》獲「年度歷史記錄者」獎；學者金雁的新著《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獲「年度歷史圖書」獎；系列紀錄片《先生》獲得「年度歷史紀錄片」獎，壓軸獎項「年度特別致敬」則頒發給已故歷史學者高華。

野夫曾以散文集《江上的母親》，成為台北國際書展非虛構類大獎第一位大陸得主。他的《鄉關何處》今年已入圍多個好書推介榜。如果說，「國家記憶·致敬歷史記錄者」評選標準相對比較單一的話，那麼，作為已有多年歷史的深圳讀書月重點主題活動的深圳媒體「年度十大好書」評選當是在更寬泛的範圍內對年度好書予以篩選和梳理。它的所謂五大獎項，即「年度十大好書」、「年度推薦」、「年度致敬作者／譯者」、「年度致敬出版人」、「年度致敬出版社／出版機構」全部揭曉。

其中，分量最重的獎項當屬「年度十大好書」。27位評委來自各地媒體讀書版，部分則是獨立書店經營者及高校學者。他們先選出一本「年度推薦」；《倒轉紅輪》之後評出其餘九本書，共同構成本年度的「十大好書」榜單，按投票排名依次是：《倒轉紅輪》、《政治秩序的起源》、《2666》、《萬物靜默如謎：辛波斯卡詩選》、《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正義的理念》、《江城》、《論中國》、《可操作的民主》、《可操作的民主：羅伯特議事規則下鄉全紀錄》、《遺棄》。

與去年相比，這張榜單最大的區別是沒有了如去年曾被眾多網友抨擊、諷刺的「《深圳十大觀念》位居十大好書榜第三」之類的突兀結果，顯得較為正常，恢復了其一向標榜的人文色彩和高端性；另外的一大區別是，與去年沒有文學書入選相比，今年文學書籍佔據四本，不知是因為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發讀者對文學的關注並帶來文學書暢銷的原因呢，還是今年的文學創作和出版較去年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或者也可以說，是十大好書的評選標準作出了適度調整，從一味地強調高調行走的姿態、小圈子和學院的標準，轉為試圖對最廣大的社會去發言。

當然，目前類似深圳「年度十大好書」之類的評選存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視野所及依然以人文社科類圖書為主，雖然強調引領，但仍以追認為主，缺乏對年度「遺珠」的挖掘和呈現，這其中尤以《大數據：正在到來的數據革命，以及它如何改變政府、商業與我們》最終被剔出名單為可惜，反映出好書推介的標準和理念面對書業現況亦需與時俱進。

##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 （網絡版）02/12：

聖誕節在即，出版商們絞盡腦汁，期待為年底的節日市場招徠更多的消費者。今年假期精神糧食有一系列的烹飪書籍，並照顧了各個年齡階段和口味。英國電視知名大廚Jamie Oliver再推出《Jamie Oliver's Great Britain》，想盡辦法挖掘家鄉的神韻。還有同樣來自英國的Diana Henry，在新書《Salt Sugar Smoke: How to Preserve Fruit, Vegetables, Meat and Fish》



裡，給出了更有針對性的意見：如何用不同的醃製方法，加工從水果到肉類的食品，並最大限度地保留它們的原味。如果讀者是美式口味，則可以考慮美食家Fred Thompson的《Southern Sides》，他鼓勵讀者不妨從小菜着手。一系列的南方料理的小配菜，也能讓人食而忘憂。

### The Guardian 《衛報》02/12：

儘管我們生活在科技和資訊發達的時代，一些古老的信仰也一直發揮着精神力量。在最近一次調查中，有31%的英國人相信天使的存在。很多作家對這種目前流行的信仰進行了反思，或作為創作的靈感。其中，Lorna Byrne就是一位。作為4名孩子的母親和遺孀，Byrne寫了很多故事，關於她和天使的相遇，這類經驗使她從小相信，自己能憑借雙眼就能看到天使的存在，儘管她時常因此遭到父母的責備。當然，仍有不少人質疑Byrne的說法，包括一批神經學家和物理學家們。這些人認為，Byrne可能是編造出來，但也有人相信Byrne有感知超自然的能力，但可能描述出來的形象並不真實。



###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30/11：

沒有哪個季節像冬天一樣，讓藝術家的想像力馳騁，無論是風景畫家J.M.W.Turner的冰雪圖，還是舒伯特的音樂，都提供了不同的冬季感觸。加拿大作家Adam Gopnik是《紐約客》的專職作家，他對冬天的打懷就表達在他近日出版的散文集《Winter: Five Windows on the Season》中。全書分五部分，話題廣泛，從中央供暖的發明到冰上曲棍球運動。有兩處的描寫，令全書超出對冬季冥想的主題。一個是對一些被人忽略的藝術家的成就，比如漫畫家Thomas Nast，他給予了聖誕老人以現代形象；另一個是作家的比喻手法。



### TIME 《時代周刊》12/11：

美國暢銷書作家Anne Lamott曾以行文大膽及自嘲著稱。除了作家的身份，她也是政治活動家、演說家和老師。Lamott的創作主題多以信仰和家庭為主，但她本人卻並非一名傳統的基督徒。她的新書《Help, Thanks, Wow》講述的是祈禱者的故事，在採訪中，她提到自己的宗教觀：並非祈禱上帝解決一切現實中的困難，因為總有一些時候不那麼糟。為家人的祈禱，是為了讓自己得到片刻的休息和寧靜。

